讀書人 Feature 副刊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三刊出

書介

圖文：草 草

花徑不掃

定價：港幣60元

作者：蔡瀾
出版：天地圖書

散文以輕鬆活潑的寫作手法撰寫，地道又幽默，令人印象深刻。本書以「電影、電視」、「讀書」、「新玩意」和「身邊事」分類，蔡瀾深受豐子愷的影響，散文體現「簡要清通」，文字踏實，文章耐讀。他吃喝玩樂、囉嗦瑣事、新知舊友，甚麼都寫，甚麼都寫得鮮活生動，妙不可言，令人嘖嘖稱奇。他向大家展現「赤子之心，熱愛生命，處處看到美，面對一切無常，既來之，則安之」的一套蔡瀾哲學。

老舍之死口述實錄

定價：港幣118元

作者：傅光明、鄭實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1966年8月24日老舍選擇了投湖自盡，在一個昏暗混亂而無理的年代到來之際他以最乾淨、最平靜的方式離開，留下了震盪至今的漣漪。「老舍之死」從發生的那一刻起，在中國文壇，以至文化社會上都成為了一個始終揮之不去的話題。老舍選擇自沉於太平湖，是「自絕於人民」？還是自存其清白？到現在仍然充滿懸念。本書作者苦心堅持，遍訪與「老舍之死」有關的各個人物，當中包括有切膚之痛的妻子胡絜青和兒子舒乙；以及一眾相關的文化圈人士回憶和自稱協助打撈老舍屍體的百姓記述，都有助於拼湊出一幅較完整的歷史圖畫，並以口述歷史的筆跡，訴說太平湖緩緩下沉的那個身影。

讓美好世界轉動

定價：新台幣370元

作者：科倫．麥肯
譯者：吳戚河
出版：圓神

原來，平凡的人生，也需要無比的生存勇氣……曙光乍現，一位神秘男子現身在紐約的天際線上，優雅地走在鋼索上，像天使般地向死神挑釁。觀看的人群中，有服務於貧民窟的修士、來自各個階層的母親，有渾噩度日的藝術家、憧憬真實戀愛的電腦怪客、脫離不了困境的妓女、用相機捕捉光影的男孩……這些人一起經歷當下的魔幻時刻，共同仰望天邊。他們的生活會起什麼變化？彼此會有什麼交集？透過十種不同身份與聲音，堆疊出對生命的想像，共同譜出一首扣人心弦的交響樂章。期望、失落、迷惑、孤獨、愛情、死亡，這些別人的故事，深沉悲憫，心碎卻撫慰。

古老的敵意

定價：港幣75元

作者：北島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著名詩人作家北島借用里爾克的這兩句詩「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或許可引發我們更深一層的思考——對於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來說，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生活、如何寫作、如何理解並處理生活與寫作的關係。本書是北島最新寫作和文學活動的記錄，包括他最新寫作的散文和訪談錄，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指作家和他所處的時代的緊張關係。

柏林童年

定價：新台幣320元

作者：班雅明
譯者：王涌、宋淑明
出版：麥田

西方評論家譽為「我們這時代最優美的散文創作之一，而它卻很長時間幾乎不為人所知」。本書共收錄《柏林童年》前後期兩種版本，1938年完成的「最後稿」與另一個「基森版」。前後內容和篇章都經過作者大量修訂排序，透過前後兩種版本的對照，讀者當可一探班雅明當時寫作的思辨過程。這是班雅明正式以第一人稱寫作，以不拘文體的片斷文風審視其童年時代柏林生活中的人與事，既是他難得一見的個人化作品，又是他對威廉時代的分析與批判，這種對現代性及其起源以及意識形態的批判，又是與他的其他作品一脈相承的。

Jo Nesbø©Hakon Eikesdal

尤．奈斯博 北歐犯罪小說新天王

過去只讀英、美、日本犯罪小說的讀者，現在有新領域可以開眼界了。北歐國家正在崛起成一個犯罪小說的新勢力——其實北歐的犯罪小說土壤一直深厚，只是在中文閱讀領域，現在才被愈來愈多的人注意到。

文：蕭坦

目前香港讀者對來自於北歐的犯罪小說最熟悉的應該是瑞典作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三部曲」系列（《龍紋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直搗蜂窩的女孩》），而從今年開始很可能會出現另一個話題——挪威作家尤．奈斯博（Jo Nesbø）的系列作品。《龍紋身的女孩》的熱度無須贅言，從暢銷書到電影上畫，所有人有目共睹。至於奈斯博，隨着台灣翻譯版逐漸推出，他開始在中文讀者世界引起越來越多人的興趣。

在今年二月台北書展上重點推薦的作家中，人們看到了奈斯博的身影，他的個人海報印在宣傳資料和講座海報上，也被網友在facebook上轉帖，精悍的個人形象——陸軍頭髮型、犀利的眼神、緊實的身材、灰綠色T恤——吻合了人們對於當代犯罪小說的想像，兼具了動作電影中警探和犯罪者的魅力。台北的出版商為他舉辦了講座，誠品網站上也刊出了對他的訪問，目前他的系列作品還未完全被翻譯成中文，但《知更鳥的賭注》（The Redbreast）和《雪人》（The Snowman）已經使他在台灣擁有了不小人氣，讀者也直接稱他為「奈天王」。

冷硬的北歐風格

奈斯博的幾本小說是系列作品，主角是挪威警探哈利．霍勒，每一集故事中他都面臨一個黑暗驚悚的犯罪事件，也會遇見不同的夥伴。伴隨着案件偵破，他心中的黑暗面會被勾起，而夥伴的死也會累加他心理上的創口，系列故事越到後來，他的經驗越老辣，生活變得越簡單，性格卻也越複雜。

值得一提的是，奈斯博的警探哈利．霍勒系列雖然是犯罪小說，故事的題材領域卻並不單一。像《知更鳥的賭注》，事件源頭竟然深至二戰時的挪威。挪威在二戰初期即被納粹德國侵略，挪威軍隊奮勇抵抗後，終不敵納粹德軍，王室流亡英國，流亡政府加入了英美蘇盟國。可是，對挪威人來說，威脅不僅是德軍，他們更畏懼的是歷史上一直對其虎視眈眈的俄國，甚至對後者的反感更大些，所以有的挪威人選擇加入德國一方與蘇軍對抗，亦即與同盟國對抗。

二戰結束後，這些參加德軍一方的挪威人就成了有罪的叛國者。《知更鳥的賭注》源於這樣一個人群的故事。在台北接受當地媒體訪問時，奈斯博說：「（二戰時，在挪威加入盟國後）另外一群人擔心着如狼似虎的俄國將要消滅挪威，於是他們選擇加入德軍，但戰爭結束後這一群人卻成了叛國戰犯。我要說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二次大戰帶給挪威社會的震撼遠遠超過去年的連續槍擊事件，它逼着我們檢視着自己的定位，讓我們重新思考挪威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奈斯博出版於2007年的同系列小說《雪人》近來才出版了中文翻譯版，這故事是另一種題材——犯罪故事中最硬的一類題材：連環殺手。受害人都是帶着小孩再婚的媽媽，每一次，門前雪地裡都會有一座造型詭異的雪人，而受害人就會隨之失蹤。有一句像歌詞又像詩句的暗語傳開：「下雪時，雪人來了，雪化時，它會帶走一個人。」雖然是連環殺手題材，奈斯博的故事不止於驚悚故事本身，他的筆觸也延伸到挪威的社會問題深度。故事才開頭，主角霍勒警探在家聽廣播，節目在討論挪威人為什麼反感美國攻打伊拉克，話題說到挪威的國家定位——這個富裕的國家似乎從來不需要能力來保護自己，一直習慣於被更強大的國家保護，當這個保護者不值得信賴時，挪威人就會感到焦慮。而這個似乎和主題無關的問題和主線的連續殺人案有什麼關係呢？就要讀者自己去體會了。

我們說北歐的犯罪小說風格深厚並且獨特，其實這是值得留意的一個現象。在中國人看來，北歐是一片寧靜的樂土，其實未必，像去年發生在挪威的槍手大屠殺事件就是一個例子。曾有記者問奈斯博：「在挪威建構犯罪場景而不過於牽強，會不會很難？」他回答：「是的，奧斯陸是個愜意的小首都，但它也是你所看見的這個樣貌。奧斯陸的用藥過量死亡率是全歐洲最高的，去年的強暴案比例是紐約的三倍。奧斯陸有組織犯罪、賣淫、非法交易、從巴爾幹半島來的毒品以及俄國黑手黨。過去二十年來，奧斯陸出現巨大改變。它仍然是全球數一數二富有國家的美麗城市，是一個安全的城市，但其他的它也一樣不缺，所以現在來寫奧斯陸的陰暗面比二十年前更為容易。我想描寫的是對比，今天的奧斯陸正是引人入勝的驚悚小說的完美場景。」

寫犯罪小說的搖滾樂手

奈斯博的小說無論是題材還是故事的懸念、角色的性格，都非常硬派，這種硬派犯罪小說風格，使他贏得了世界級的讀者群。近年來，中文世界的讀者對於犯罪小說的興趣集中在日本小說上，而目前日本犯罪小說的主流走的是智慧型推理路線，故事的精彩處在於讀者與破案者一起根據細節上的破綻解開偽裝，讓案情真相大白時反推回去，領略設局和破局的樂趣。這樣的故事更像智力遊戲，雖然有趣，但看多之後難免乏味，缺少一種精神和情感上的厚度。所以前幾年日本作家渡邊淳一在上海書展上批評：今天的日本作家，愈來愈喜歡用「腦」，愈來愈不用「心」。相較而言，歐洲的犯罪小說家故事風格更為硬朗豐厚，奈斯博即是其中一例。英國出版商把他與《龍紋身的女孩》作者並列，在書封面印上一句評語：The next Stieg Larsson.

奈斯博除了寫作犯罪小說，本身也是挪威一支知名搖滾樂隊的樂手，不知是否因為二者之間的關聯，他小說的語句非常好，帶着個人風格濃厚的韻律感和詩意，讀起來畫面和節奏都很鮮明，若是有人改編成影視，基本不用多改動，照着他的原文去拍就可以。在香港的書店裡，他的小說除了台灣翻譯版外，更多是英文翻譯版（他原著用挪威文寫作）。相較而言，英文版更能體現他的風格。

從天真與感傷到小說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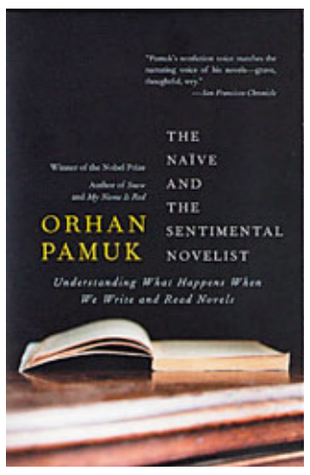
書評

文：彭礪青

在西方文學史上，有個問題一直困擾着小說的讀者，究竟小說裡有多少是真實的，真實的界線又應該如何劃定？帕慕克試圖為自己也為讀者解開這個疑團，這本書是作者將自己在2009年度諾頓講座的講稿輯錄而成，講座以席勒論文《論天真的詩與感傷的詩》發端，以詩人有否以自身的思考、情感介入文學作品為分野，天真的詩就是那些內容情節無關作者自身情感或思考的作品。據帕慕克的說法，在席勒眼中，「天真詩人」就是歌德，而「感傷詩人」就是自己，這多少有點出於對歌德的妒意。

如果我們審視兩人的文藝理論，就會了解歌德如何受其色彩理論影響，而席勒在作品中體現對「崇高」的定義，但席勒的理論有其不足之處，他說的「天真與感傷」其實也是某種心靈作用的結果。其實「天真與感傷」的論述永遠無法被讀者或評論家驗證，它永遠是作家心底的秘密。帕慕克反而從小說讀者的角度出發，他認為：不管我們是「天真無知」（naively unaware）還是「感傷省思」（sentimentally reflective）的讀者，這種「小說的核心」總會在我們的心靈裡產生作用，這種「核心」宛如一幅幅的景觀（landscape），一切敘述、主題和細節都圍繞着它轉。

所以帕慕克認為小說不單是第二生命，亦認為小說閱讀可超越虛構與經驗的對立，甚至讓讀者逃離笛卡兒式「心物二元論」或邏輯與想像的對立，不管那是自傳小說抑或是全然虛構，讀者都會沉醉於某種「虛實混淆」的敘事圖景，不過也會問：「小說的哪些情節是真實的？」或「主角是否作者本人？」但如果要區分小說的虛構性或真實性的話，就無視更關鍵的因素，即小說主角獨白所呈現的圖景才是小說的核心。這種獨白其實很接近人的自我意識，一如胡塞爾在現象學著作中討論的「純粹意識問題」。因此，帕慕克再三討論《安娜．卡列寧娜》中女主角在莫斯科往聖彼得堡的夜班列車上閱讀長篇小說的經驗，指出這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閱讀這部小說時不會追問在現實生活能否有這種經驗。



作者：Orhan Pamuk（帕慕克）
出版：Vintage International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定價：港幣136元

於是小說中的主角性格、情節和時間，也服膺於這種景觀。以情節來說，帕慕克認為這些一系列的景觀就像眾多的亞里士多德點，而情節就是把這些點串連起來的線條，但這線條並非呈直線，而是蜿蜒彎曲的，整部小說由數千個的亞里士多德點組成。由此看來，帕慕克明顯認為情節是這些景觀的衍生物，而小說情節則呈現出這些景觀而不是由景觀補充情節，事實上，帕慕克的小說創作已實踐了這些小說觀點。這種景觀化的寫作，又與帕慕克的成長背景有密切關係。

書中還展開了許多有意義的討論，但這些討論最終指向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帕慕克經常提及的「小說的秘密核心」（secret center of novel）。根據作者的說法，「小說的核心」彷彿是某種神秘的洞孔，你永遠無法清晰界定它是甚麼。然而整部小說都圍繞着小說家和讀者也在「撰寫」和「閱讀」該部小說的過程中，再三地追尋它，然而帕慕克也沒法明顯解釋那是甚麼，也只能透過小說情節和景觀去把握它。當然，對於入迷的小說讀者，它與作者與讀者的真實生活有着緊密的關係，它既是作者與讀者的溝通中介也是生活的「本真」（authenticity）。

雖然帕慕克僅能把它稱為「小說的秘密核心」，如果根據後現代理論，它恰好就是「文本」（text）。帕慕克當然清楚解構及後現代理論對文本的看法，可是作為「作者」，你必須認同某種看似空無的「小說核心」，讀者和作者都必須相信：即使存在「誤讀」，作者與讀者最終會在文本中建立某種溝通和審美的共識，這種論述令人想起哲學家南希（Jean-Luc Nancy）的「解構共通體」，儘管這種「共通體」是以一種被稱為「生活的奧秘」的神秘契合作為基礎。然而小說也有感性的意義：那些經歷小說與生活苦楚的過來人，必定會相信小說這種立足於現實與虛構之間的文體，因為小說以兩者帶來的幻滅和痛苦，給世人一點現實的慰藉。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